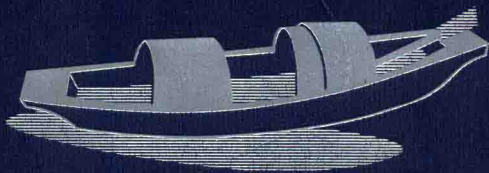



江南词典

邹汉明 著



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

江南词典

邹汉明 著

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江南词典 / 邹汉明著. — 杭州 :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, 2017.6

ISBN 978-7-5340-5777-9

I. ①江… II. ①邹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73102号

责任编辑 洪 奔 谭佳妮

责任校对 张金辉

责任印制 陈柏荣

江南词典

邹汉明 著

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

地 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

电 话 0571-85176089

网 址 <http://mss.zjcb.com>

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制 版 杭州美虹电脑设计有限公司

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20

印 张 20

字 数 340千字

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·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40-5777-9

定 价 8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。

前言：作为一个名词的江南

◎ 我相信，江南就是由这些诗人用一些特定的语言发明出来的。

如果将江南看成一首诗，这至少会得到杜甫、白居易、张若虚、杜牧、柳永、苏东坡等一流诗人的支持。同样，在张继、寒山等一些次要诗人的作品中，江南也还是伸手可以触摸的。我相信，江南就是由这些诗人用一些特定的语言发明出来的。这个可以触摸的江南大抵由以下的语词构成：塔、杏花、春雨、满月、杨柳、旧桥、寺院、石板弄、木格子花窗……当然还有少不了的碧绿的水。这是一个名词的江南，她完全可能是一次语词的盛宴。这些语词成了江南的手、胳膊、腰板、小腿肚……乃至大脑，也就是说，江南首先是活生生的——一个不施脂粉的少女。自然，我们不会忘记这个少女是有一双特别明亮的眼睛的。这双眼睛有一个清澈的名字——明月。即使后来我们的身体已不在江南了，当我们身处异乡随口念出这个充满柔情蜜意的语词时，一轮明月马上就会降临在我们眼前。江南，正是因为有了明月，她才显得特别的容光焕发，她才会从泥淖之中拔出光洁的身子，成为一个精神性的文化意象。从一个又一个具体可感的名词开始，江南这一首抒情诗就日渐丰盈起来了，并且像所有的诗歌一样，诗的美妙的第一行给了我们一个方向，那就是：从长江开始，追随着温润的植皮，一路往南……紧接着的那个空间是多么辽阔，我无法想象她的最后一行该在哪里结束。幸好作为具体的诗行在这里已经不重要了。江南以无比的耐心捧出了时间深处珍贵的册页——它保存着令人眩晕的花香、鸟语、节气、光速、亡灵的叮嘱；保存着清水中的荷叶、荷叶上的露珠、露珠上一只突然逗留又突然展翅飞离的蜻蜓；

它还无可怀疑地保存了门楣上的铜绿、青石板背面的苔藓、独眼的石狮子的自尊以及朴实的人民水滴石穿的韧性。这可能是江南最深沉的一页内容了。在这一页里，我完全省略了一个人声鼎沸的江南，一个吆喝连连的江南。在这样一个旧江南，一场圣洁的大雪覆盖了杂乱无章的大地，使得江南的一切都黑白分明起来。江南最后进入一个词，一个像苹果一样掷地有声的名词。在她最接近生命的那个果核里，我想我已经用诗替代了散文，用整齐的条石替代了单一的水泥，用想象之水替代了现实之水……一个名词的江南在我心中无比坚实。于是，作为一名明月的擦拭者，我在这册克制着呼吸的散文集中毫不妥协地反对了另一个——也是需要警惕的形容词的江南。我相信，仅仅作为一种修辞，那个抽象的江南存在于别处，而不存在于我眼前的一片落叶、一滴雨露、木头的一点霉斑以及这一册《江南词典》中。

目 录

B

八仙桌 / 002

蚌 / 009

白粉墙 / 005

布鞋 / 012

白果树 / 007

C

蚕豆 / 014

池塘 / 024

船 / 032

茶 / 016

赤练蛇 / 026

春草 / 034

茶馆店 / 018

臭卤髻 / 029

春雨 / 036

D

弹珠 / 038

稻草垛 / 041

豆腐和豆腐干 / 043

F

防空洞 / 046

风筝 / 049

G

甘蔗 / 051 高跷 / 054 狗 / 056
桂花树 / 059

H

河埠头 / 061 河流 / 065 荷包 / 067
黑白 / 069 红灯笼 / 071 花草田 / 073
花篮灶 / 076 黄酒 / 079 黄鼠狼 / 082
镬糍糖茶 / 085

J

机埠 / 088 机耕路 / 091 韭 / 094
旧井 / 096 旧桥 / 099 菊花 / 102

K

筷子 / 105 昆曲 / 108

L

癞蛤蟆 / 110 蓝印花布 / 113 老蝉 / 115
勒色 / 118 犁 / 122 莲花 / 124
菱 / 126 芦苇 / 128 轮船 / 130
螺蛳 / 132

M

麻雀 / 135 马兰头 / 138 马桶 / 141

马头墙 / 143

茅针 / 151

门环 / 158

蜜蜂 / 164

木槿 / 170

木梳 / 178

蚂蚁 / 145

梅雨 / 154

米 / 160

明月 / 166

木楼 / 172

木头 / 180

猫 / 148

美人靠 / 156

米酒 / 162

木格子花窗 / 168

木桥头 / 175

墓地 / 183

N

泥鳅 / 186

弄堂 / 193

年糕 / 189

弄堂口 / 195

牛 / 191

女子 / 197

P

螃蟹 / 200

皮影 / 203

枇杷 / 206

Q

青团子 / 209

蚯蚓 / 217

清明 / 212

蜻蜓 / 215

S

桑葚 / 220

石板路 / 228

水 / 236

水稻 / 243

水杉 / 253

算盘 / 260

桑树 / 222

石帮岸 / 232

水草 / 238

水缸 / 246

说书人 / 255

蓑衣 / 263

扇子 / 225

石拱桥 / 234

水车 / 241

水阁 / 250

丝绸 / 258

T

- | | | |
|--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塔 / 268 | 塔鱼浜 / 270 | 蕹心菜 / 273 |
| 螳螂 / 275 | 桃花 / 278 | 天井 / 280 |
| 田塍 / 282 | 田鸡 / 285 | 甜麦塌饼 / 287 |
| 庭院 / 291 | 铜锣 / 293 | 铜勺 / 297 |

W

- |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瓦 / 300 | 乌龟 / 305 | 乌篷船 / 308 |
|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|

X

- |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|
| 蟋蟀 / 311 | 戏台 / 314 | 雪 / 317 |
| 雪里蕻 / 319 | | |

Y

- |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燕子 / 321 | 杨柳 / 324 | 杨梅 / 326 |
| 野火饭 / 329 | 野亭子 / 332 | 银子和月光 / 336 |
| 油菜花 / 339 | 油灯 / 341 | 油纸伞 / 344 |
| 鱼簰 / 347 | 月琴 / 350 | 越剧 / 352 |
| 运河 / 354 | | |

Z

- |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灶头画 / 357 | 芝麻 / 359 | 知了 / 362 |
| 中药 / 364 | 粥 / 366 | 猪 / 369 |
| 竹匾 / 372 | 竹子 / 374 | 粽子 / 376 |

后 记

一个并非必要的词条 / 382

附 记

附 记 / 385



八仙桌

◎ 江南普通农家，每户一只。厢屋里，正中央，八仙桌一摆，自有“做一份人家”的尊严。

横竖一公尺见方，的角四方^①，乌黑桌面，油光锃亮；四条笔直的桌脚，正好与桌面垂直。桌子下面靠边处的牙板，雕刻着吉祥的通俗图案。这样的八仙桌，我母亲叫它“回龙八仙桌”。江南普通农家，每户一只。厢屋里，正中央，八仙桌一摆，自有“做一份人家”（胡兰成语）的尊严。江南农家的房子，最前面是廊屋头，推开两扇桐油新漆的大门，跨过门槛，就是厢屋。农家的厢屋相当于从前大户人家的正厅。青石铺就的正厅当中摆放的，当然就是这棱角分明的八仙桌。有人说，八仙桌是比较有档次的桌子，这我不大清楚。但说八仙桌尊贵，想来不会有异议。乡下人家的八仙桌一般由坚硬的木头做成。至于从前的大户人家，有用花梨、黄榉，甚至比较少见的紫檀做的。这样的八仙桌，沉实，沉稳，很吃分量，即使一个酒醉的壮汉，上半身趴在八仙桌边打鼾，浑身的重量靠上去，也不容易推移开去，以致惊吓到他的美梦。与八仙桌配套的，是四只长条凳，每只坐两位。最圆满的一张八仙桌，当然是四面坐足，恰好八位——正暗

合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的传说。八仙者，铁拐李、汉钟离、吕洞宾、何仙姑、张果老、曹国舅、韩湘子、蓝采和是也。明代以来，八仙在江南民间有着很高的知名度。八仙桌约在明代已成定制。八仙桌的得名，我因此倾向于这八位赫赫有名的老神仙。我们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，对八仙桌的记忆，一定还有来自时代产物革命样板戏《沙家浜》的提醒——某个漆黑的晚上，步行三四里路，去别的村坊看露天电影。电影场上，放映的正是八个样板戏之一的《沙家浜》。待放到阿庆嫂与胡传魁、刁德一智斗一场，只见穿老蓝布、腰系围身、手捏兰花指的阿庆嫂丁零当啷一个转身，亮开喉咙唱：“垒起七星灶，铜壶煮三江；摆开八仙桌，招待十六方……”灶头、铜壶……八仙桌……是的，八仙桌，经阿庆嫂的三寸不烂之舌，清晰与响亮地唱出来也摆出来了，再加上银幕上风吹过来又吹过去的芦苇荡，样样都是江南水乡的家常景致，自然平添了一分亲切。那时，我尚未细想：在普通的江南茶馆店，一字儿摆开的，怎么会是有档次的八仙桌？茶馆店里，茶桌是斜脚的方桌或长条桌的居多。的角四方的八仙桌，很占面积，茶店根本就不宜，远不如这方桌或长条桌可充分利用有限的空间，也可多坐几个茶客。这可是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的。戏文的作者汪曾祺，江苏高邮人，他不会不知道江南普通老茶馆店里的情景。可他偏取一般茶店少见的八仙桌，而对普遍多见的斜脚长桌视为不见，他大概取的是八仙桌的家喻户晓以及“八”字音节的响亮吧。一九九三年，我在杭州偶与汪先生有过一个照面，惜未曾请教他这个八仙桌的问题。多年来，我也未见有人向此老提这个疑问。此为余话，不赘。再说，的角四方的八仙桌，南北东西四个方向，看似阔度相等，其实是主次分明。单以我家的八仙桌论，朝南的位子总归我的父亲。这是他雷打不动的一个尊贵座位。即使一家之主的他有事外出，那些年里，母亲和我兄弟俩，那雄赳赳的位子，仍不会坐上去。这朝南位子，宁可让它空缺（空缺也是一种尊严），也不会覬觐甚至

就座。在传统的食无言的气氛里，仿佛老头子依然坐着，在吃饭似的。这是很有意思的吧。乡下人家，只有儿子当家之后，才可以雄赳赳坐到朝南的位子上，而此时，老头子就悄悄地靠边儿站了，或者干脆就躲进一间小屋，另起一只行灶……所以，看到八仙桌朝南位子的变更，一场家庭革命势必已经悄悄地告成了。最后，我要顺便说一下，与的角四方的八仙桌相对应的那一张大圆桌。据说到了清代的康乾盛世，才开始在家庭宴会上出现。我们塔鱼浜村，二三十年前，圆桌实在没有几张。换言之，只有家底殷实的人家，才端得出一张荸荠红的大圆桌。圆桌背面，通常是一只木条构筑的正方形（中心一般写着主人的名字）图案，大小正可以嵌入八仙桌的桌面。在圆桌面前，八仙桌变成了它登台亮相的一个垫底了。圆桌一般坐十二人，挤挤挨挨可以坐到十五人甚至更多。圆桌只有在新年、清明或其他重要节日才派上用场。圆桌应配灵活机动的骨牌凳，但乡下人家，圆桌配长条凳，再补以方方正正的骨牌凳，也是常态。圆桌的好处是取消了方位，消弭了长幼之分，大家围坐一起，气氛自由，座次民主平等，这自然与八仙桌的长幼有序判然有别。圆桌是西方文明的产物，与东方观念大不同。不过，现在的江南，即使再普通的人家，一般既有八仙桌，又备有一张大圆桌——这大约是中西合璧的意思了吧。

①的角四方：吴地方言，方方正正的意思。“的”，读如“滴”。

白粉墙

◎ 白粉墙是遗失在江南民间最后一声意味深长的叹息，它那朴实、简洁、沉默、凄凉的宽度里，依然有一首近乎无声的素歌——在有搭没搭地用吴地的方言哼唱。

说来也怪，最明显地勾勒出白粉墙存在的，是有月亮的晚上——空虚的面积，活脱脱一张游魂的脸，一张《聊斋志异》里的画皮。有关白粉墙的故事，总是像它下半截表面的青苔，在幽暗的背阴处盛开。阳光中的白粉墙其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，就像所有的鬼魂都害怕阳光，大白天都要藏起身影一样，阳光中最显眼的不是白粉墙的面孔，而是面孔上黑的、红的标语，以及标语末尾几个匕首投枪般的惊叹号。一个时代的蛮横，连一堵与世无争的白粉墙都不肯放过，听凭一条条谄妄的、性高潮般的标语给拦腰一刀，硬生生地斩为两截。面对一个时代的蛮横，白粉墙表现出了少有的豁达，再肮脏的词语，再下流的图画，抹在它的脸上，它眉头都不皱一下。一个民族有关下半身的惊世骇俗的想象力，白粉墙最清楚不过了。回想那些年月里，谁都可以在白粉墙上涂鸦，无论是一双毛茸茸的青筋毕暴的权力的大手，或三岁小儿一双雪白粉嫩的素手，白粉墙都不在乎。白粉

墙相信雨水、阳光和石灰洗刷不掉的污秽，另一双看不见的手——时间的巨手总会轻易地将它们抹去。料想不到的是，若干年后，公正的时间不仅抹去了一条条触目惊心的标语——那个时代的痕迹，我们民族的丑陋部分——连霉迹斑斑的白粉墙本身一堵接着一堵都给推倒了。时至今日，这高大的白粉墙，和戏台上戏子们身穿的宽大长袍（两者惊人相似）一道，突然绝迹了，做了时间这本大书的书签，永久地夹在了已经翻过去的某个页码之中。已经越来越孤单的乡村和城市改建过程中拆剩的孤零零的白粉墙，还是储藏过去年代完整影像的一面镜子吗？或许只有在几条若隐若现的残剩的标语中，才可以看出，一个时代过于喧嚣的脚步曾在此逗留；一个民族的喘息还依稀可辨。明月高悬的晚上，白粉墙还是一个幽怨的眼神吗？还会记得受它庇护的人民的沧桑，记得长枪短枪顶着后脑勺的惊恐吗？白粉墙是民族记忆中缺失的部分，撕开这部时代之书的封面，里面码得结实实的青砖和上面覆盖的鱼鳞形的黑瓦，共同构成了空虚而寒冷的中国南方乡村。那惨白的色调，暗含着无法言传的凌辱。因此，在皎洁的月光下，它的凄清、苍白才那样醒目，仿佛吊死鬼的脸庞那样突兀。而那残留的赭红色的笔画，宛然是女鬼嘴角边渗出的殷红血迹。这样的色调在京剧《李慧娘》里出现过，也曾某些黑白电影里见到。而在我出生的塔鱼浜小村，我亲眼目睹乡亲们去大队里搬来放映机，在一堵粗糙的白粉墙上放映电影《奇袭》和《平阴坟》，后者影像的阴森和白粉墙的孤单，太相得益彰了。有月光的晚上，我是不大敢抬头看白粉墙的。我害怕自己的影子打在它上面，害怕看到自己的另一面——如此虚弱和单薄。白粉墙惨白的面容里，蕴藏着不可揣摩的凶险，其形象总让我觉得跟葬礼上的白幡会发生可怖的联系。白粉墙是遗失在江南民间的最后一声意味深长的叹息，它那朴实、简洁、沉默、凄凉的宽度里，依然有着一首近乎无声的素歌，在有一搭没一搭地用吴地的方言哼唱。

白果树

◎ 白果树是江南最大也是最古老的一个树种，据说它还是看到过恐龙的树种。白果树还是正宗的国货，什么西洋、东洋的白果树，都是从敝国出口过去的。

早年在翔厚读小学，从老家塔鱼浜到学校，步行需四十多分钟。路有两条，其一机耕路，其二小路。机耕路壮阔笔直，小路曲径通幽。因此，我每每舍大路不走走小路，这正应了我家一位远房亲戚的口头禅：“三和尚，三和尚，长柄瓜不种，种牛头瓜。”这是我至今还记得的一句童年的顺口溜。同样，这条小路我仍然记得清清楚楚，哪个地方拐弯，哪个地方打滑，哪个地方的墙角落里蹲着一条恶狗，哪个地方的一间破房子里住着一位被批斗疯了了的疯子……这是上学和放学路上耐人寻味的野景，既刺激又有点害怕。这也是我经常抄小路的原因。另一个原因，这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上，无论我走在哪一个点上，抬头，都能够看到翔厚镇上那棵耸入云霄的白果树——废铜烂铁般的枯枝，透明的黄叶或者翠生生的新叶，前者在虚空中一味生锈，后者宛如春天烂漫的微笑；前者像旧社会，后者就是我们的新社会。这是我一路上的想法。还有一个想法，我一直将这棵树和八月半月亮里见到的另一棵树联系起来。这种联系，这种念头，好多年里蛮横地深